



■口述城事

黄河招待所,那挥之不去的温暖

□刘策源

翻遍《山东黄河志》和《山东黄河大事记》,都没有找到“黄河招待所”相关的专条记事,只有“山东河务局职工学校初建时期一部暂住黄河招待所”的字样,或许是因为招待所的事情太小、太普通,太容易让人忽略。而现实中的黄河招待所,却是鲜活生动的,是温暖如春的,是活在山东黄河职工心里的。

黄河招待所,老式的大门,进门就是下坡的磨得锃亮的石板路。沿石板路下来,左边是车棚,右边就是招待所主体大楼,楼后还有一院,就是现在山东河务局

办公大楼的位置,职工食堂就设在后面的院子里。大楼脚下是一溜地下室的窗子,尤其是晚上掌灯时分,若是到后院餐厅吃饭,由楼前绕过,就会逐个“检阅”这些窗子,里面喝酒猜拳,打扑克的嘈杂声,抑或还有婴儿的哭闹声,便会从这小窗里弥漫出来,一派舒畅恬静安逸的田园气氛……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黄河招待所就是黄河职工在省城济南的一个家。黄河职工到济南就住进黄河招待所,无论是开会、购物、看病,甚至是探亲在济南转车,也要到招待所住下。黄河招待所成为了黄河职工的一个重要驿

站,也是职工感情的重要寄托。在济南遇到什么困难,都可以寻求帮助,原任所长贾兆信,后来的所长赵海棠,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,为来自大河上下的黄河职工尽可能地给予了各种帮助。

在寒冷的冬季里,当解放牌大卡车将要启动离开的时候,贾老所长会在瞬间里往车上扔上一件棉大衣,让车厢里的职工抵御途中的风寒。记得贾兆信老人,清癯的面容,花白的胡茬,眼睛总是眯着,时不时会用沙哑的声音,扯起长腔来谈天说地,他的温和与友爱,让每一个住到招待所的黄河职工都有了“宾至如归,温暖如

家”的感觉!

黄河职工住到招待所就是住到了泉城,对招待所周围的印象就是对泉城济南的印象,招待所及其周围的社会资源,就是黄河职工所享受到的带有浓重泉城色彩的资源。

家”的感觉!

黄河职工住到招待所就是住到了泉城,对招待所周围的印象就是对泉城济南的印象,招待所及其周围的社会资源,就是黄河职工所享受到的带有浓重泉城色彩的资源。

招待所出门右拐,不远就是“济南市百货大楼”,“一大食品店”、“新华书店”等全省著名老店,可以买到乡下见不到的各种物品、糕点和图书。甚至还有“洛口老陈醋”和“杠子头火烧”……

出门左拐,过青龙桥就近,就是“青年早点铺”。说是“青年”,实际是几位街道办事处的老太太,

做高汤馄饨,后面的大锅里翻滚着猪骨,是几十年的老汤;肉火烧外焦里嫩,咬上一口,滋滋冒油,那味道真叫个纯厚啊。

如果想登高远眺,可以信步登上南边不远的解放阁,可以在阁上款款行走,周遭看看风景,看看汩汩冒着的清澈的黑虎泉水,还可以远眺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。

如果往北,不远就是老东门,那里有著名的早点甜沫、大饼和豆浆油条,让人久久回味,难以忘怀……

过去的永远地定格为过去了,而温暖则永久地保留了下来,永久地温暖着人们,挥之不去……

■童年趣事

又见风筝飞满天

日前,途经泉城广场,看到许多大人孩子在乐此不疲地放风筝。五颜六色、各式各样的风筝在天空飘动,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,煞是好看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放风筝的往事。

□陶玉山

记得那时,每当过了春分,就开始忙着制作风筝了。由于家庭困难,一般人家是没有闲钱给孩子买风筝的,而且也几乎没有卖的。家里的大人都把心思用在怎么使家里人能吃上饭这样的生存大事上,也没有精力兴趣帮着孩子做风筝,所以,要想放风筝,小孩子们就得自己动手制作。我呢,就曾经做过许多风筝。表面上看,做风筝非常简单,用几根细竹皮当骨架,再糊上纸拴上线就行了。其实,做风筝挺复杂的,其中的窍门学问很多。首先,细竹皮要用刀削得非常滑润整齐,尽量笔直,这样骨架才会牢固结实,支撑点才能保持平衡;其次,糊在骨架上的纸也是有讲究的,纸厚了,影响风筝的

飞行速度和起飞的高度;纸薄了,风筝会被风吹破,失去平衡左摇右晃,根本飞不高。制作风筝最好的是那种透明的粉连纸,分量很轻,抗风,不易吹破。另外,往骨架上糊纸时,糨糊要涂抹均匀,否则,会影响风筝在空中飞翔所应有的平衡。这就要求糊糨糊时要有耐心,稠稀适当。最为主要的是,风筝线要找到好位置,拴得太靠上或太靠下,都会对风筝的起飞产生副作用。而风筝线的质量同时决定着风筝寿命的长短。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如此等等条件要求,就是要充分说明做一个好的风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,何况是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呢。

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做第一个风筝的情景。那是一个最简单的、谈不上样式美观的“鲇鱼

头”:头部圆圆的,后面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。当时纸张非常短缺,做骨架需要的竹皮更是难以寻找。万般无奈之下,我急中生智,将父亲平时看的杂志悄悄地撕了几张,再把夏天用的竹帘子找出来,抽出几根,从面缸里抓把面,加上水搅拌成糨糊。材料准备好了,按照记忆中风筝的模样,一边琢磨一边比划着做。经过数小时费尽周折的努力,风筝终于做好了,再将母亲缝补衣服用的线缠上几圈,拴在风筝的骨架上,就兴冲冲地到街上放飞。虽然外表看上去不怎么样,但风筝在我的跑动中,竟然如愿地飞了起来,而且借助风力,越飞越高,手中的线绳都不够用的了。小伙伴们都兴奋地跟在我身后,发自内心的欢呼着,雀跃着,有的甚至拿出零

食给我,目的是能让他拿着线团放一会儿风筝,过把瘾。那一刻,我自豪无比,似乎自己是世界上最有能耐、最幸福的人。

到了晚上,大人下班回来,看到地上散落的做风筝的残骸遗物,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父亲不住地叹息他喜爱的杂志被毁了,而母亲更是心疼她的线团和家里夏天挂的竹帘子,两位大人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,并罚我今后把家里的卫生搞好。我忙不迭地答应了。只要不挨揍,不撕坏我的风筝,什么惩罚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的。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。现在回忆起小时候自己制作风筝的顽皮淘气,心里感慨不已,觉得还挺有趣呢。



■一地风俗

砸猪胰子



□朱玉富

现在正值早春二月,在山东鲁中有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“春风裂树皮”之说,意思是说,这个季节的春风不仅似镰刀那样刺骨,更是把树皮吹皱吹裂。当然,整天忙碌在野外的庄稼人更是对春风有种特殊的感受,他们不仅被它吹皱脸颊,更是把手面手背吹裂了一道道带血的口子。因此,为了滋润脸颊和手掌,庄稼人只好用上办法砸制一种土肥皂——猪胰子使用。

土法制作猪胰子很简单,把猪的胰脏、胰岛切碎,放在案板上用锤子砸。砸成黏糊状以后,放进一个大铁盆子里,用四五根筷子攥在一起在盆子里搅动,边搅边把在锅里融化的柴碱水倒进去。越搅越黏,越黏越搅,等把柴碱水分都搅干了就可停下来,用手抠出一块,再用两只手团揉成圆的或方块香皂形状,一块“猪胰子”便大功告成。杀一头猪的胰脏、胰岛,可做大约20块洗脸用的猪胰子。做完后,均匀地摆放在一张木板上,放在通风干燥处晾干,十多天后便可使用。

猪胰子是农家自制的“土香皂”,外貌黑不溜秋且粗糙不光滑,用起来没有一点儿香味,有时还有点儿异味儿,而且去污力差,但那时候家里贫困,买不起肥皂、香皂,也只好将就着用。母亲更节俭仔细,为了省钱,只允许我们洗手洗脸时用猪胰子,不允许我们用它洗衣服。

20多年过去了,现在农民生活富裕了,农村人也同城里人一样,用上了香皂、洗面奶、洗手液等高档洗涤用品,洗衣服也用上了肥皂、洗衣粉和洗衣机。农村自家制的猪胰子早已淡出农家的生活。现如今,农村杀猪的人家尽管更多了,但猪的胰脏既不能食用,也没人用它做猪胰子,屠宰户只好当作垃圾丢掉。猪胰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,成为了一个久远的回忆。

■饮饌琐忆

早春苦菜叫卖声

是谁摇醒了古城的梦?苦菜,是苦菜,就是那串街走巷、此起彼伏的苦菜的叫卖声。

□陈正宽

“七九至数六十三,堤边杨柳如含烟。红梅几点传春讯,不待东风二月天”——潍县进士王之翰,在他写的这首七言小诗里,把老潍城早春光景,描摹如在目前。

潍城东郊有条溉水,溉水俗称虞河。虞河从诸城发源,几百里一路行来。走到潍城乐道院(俗称洋楼)南墙,向北绕个弯,到了乐道院的正北门,打个照面,再迤邐北去。在这洋楼正门的沿河两岸,两排拔地而起的古柳,俨然虞河的卫士,高可数丈,粗及几围。柔柔软软的枝条,细细长长地垂下去,温馨地抚摸着水面;嫩芽新吐,摇曳着东风。杨柳青青,近看不分明,远望则碧,袅袅如含烟,朦胧似江南。下头虞

河水,冬冰虽泮,而城中人家,却酣然梦中。是谁摇醒了古城的梦?苦菜,是苦菜,就是那串街走巷、此起彼伏的苦菜的叫卖声。

潍城民间,讲究美食。开春,当地兴吃白面拉摊饼,热饼卷上苦菜子,蘸着麻汁甜酱,吃起来清香可口,越吃越舒坦。

苦菜,潍地叫苦菜子,一年生的草本植物。药名败酱草,异名女郎花,别名天香菜、荼苦菜、甘马菜、老鹤菜、无香菜等。其味甘中带苦,可以冷食,也可以炒食。冷食时,先将苦菜择好洗净,拌在麻汁甜酱中,用白面拉摊饼卷起来吃。说到药用价值,苦菜有抗菌、解热、消炎、明目的作用。

潍城地属北温带,冬冷春迟,而苦菜发芽甚早。残雪犹零的正月早春,潍城四乡的大姑娘



小媳妇,喜欢到田间地头,深挖苦菜子芽。其根甚长,其芽甚嫩,呈紫红色,其味甚甜。挖出的嫩芽,长约寸许。清水中洗净,盛在盆中,盖以湿布过夜。次日天未黎明,少女们三五成群,络绎进城,沿街叫卖。小城尚在梦中,朦朦胧胧听到了,那叫卖苦菜的尖细柔媚的女声乐音:

“苦——菜——子——芽——儿——喽——!”

空间里,四围传来轻柔悦耳的回声:

“苦——菜——子——芽——儿——喽——!”

于是,家家启门,处处张户,招买呼卖。一声声亲切的呼唤,一张张温存的笑脸,一碗碗鲜嫩的苦菜,一道道晨曦的光线,摹写出一首首早春的小诗,勾勒出一幅幅小巷的画面。

少女们卖完了苦菜,挎了圆斗,踏了一地阳光,走向归程。而城中的风箱,也就咕达达唱了起来,婆婆拉风箱,烧熬子,儿媳妇把面擀饼,那是一幅多么温情的彩照呵。

多年前,我在北下河祖宅,街面上采集了一些苦菜花种,种到花盆中,长了满满一盆子苦菜子。第二年开春,开了满满一盆子的金色小花,迎了红日头张扬。表露出的是一分少女的矜持。我目不转睛地端详着苦菜花,联想丛生——我想到了,冯德英的小说《苦菜花》;我想到了,苦菜花与蒲公英的关系,如何云游天涯;我也想到了当年开春,吃白面摊饼、卷苦菜子、蘸麻汁甜酱的清纯香甜,以及那当年早春黎明,听苦菜叫卖声的柔情蜜意……